臨川文鈔/08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臨川文鈔
卷八

► 卷九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八 • 記

揚州新園亭記

諸侯宮室台榭，講軍實，容俎豆，各有制度。揚，古今大都，方伯所治處。制度狹庳，軍實不講，俎豆無以容，不以逼諸侯哉？

宋公至自丞相府，化清事省，喟然有意其圖之也。今太常刁君，實集其意，會公去鎮鄆，君即而考之，占府乾隅，夷莽而基，因城而垣，並垣而溝，周六百步，竹萬個覆其上。故高亭在垣東南，循而西三十軋，作堂曰「愛思」，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。堂南北鄉，袤八筵，廣六筵。直北為射埒，列樹八百本，以翼其旁。賓至而享，吏休而宴，於是乎在。又循而西十有二軋，作亭曰「隸武」，南北鄉，袤四筵，廣如之。埒如堂，列樹以向，歲時教士戰、射、坐作之法，於是乎在。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，凡若干日卒功云。

初，宋公之政，務不煩其民，是役也，力出於兵，材資於官之饒，地瞰於公宮之隙，成公志也。噫！揚之物與監，東南所規仰，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，繼乎宜有若宋公者，丞乎宜有若刁君者。金石可弊，此無廢已。

慶曆三年四月某日，臨川王某記。

芝閣記

祥符時，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，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。其大吏，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，小吏若民，輒錫金帛。方是時，希世有力之大臣，窮搜而遠采，山農野老，攀緣狙杙，以上至不測之高，下至澗溪壑谷，分崩裂絕，幽窮隱伏，人跡之所不通，往往求焉。而芝出於九州、四海之間，蓋幾於盡矣。

至今上即位，謙讓不德。自大臣不敢言封禪，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。於是神奇之產，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，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。則知因一時之好惡，而能成天下之風俗，況於行先王之治哉？

太丘陳君，學文而好奇。芝生於庭，能識其為芝，惜其可獻而莫售也，故閣於其居之東偏，掇取而藏之。蓋其好奇如此。

噫！芝一也，或貴於天子，或貴於士，或辱於凡民，夫豈不以時乎哉？士之有道，固不役志於貴賤，而卒所以貴賤者，何以異哉？此予之所以歎也。

君子齋記

天子、諸侯謂之君，卿大夫謂之子。古之為此名也，所以命天下之有德。故天下之有德，通謂之君子。有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，可以謂之君子，蓋稱其位也；有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，可以謂之君子，蓋稱其德也。位在外也，遇而有之，則人以其名予之，而以貌事之；德在我也，求而有之，則人以其實予之，而心服之。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，與之以名而不以實，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，蓋亦幸而已矣。故古之人以名為羞，以實為慊，不務服人之貌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。非獨如此也，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。故雖窮困屈辱，樂之而弗去，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，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概吾心為可樂也已。

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，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「君子」。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？豈以為世之小人眾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？由前則失己，由後則失人。吾知裴君不為是也，亦曰勉於德而已。蓋所以榜於其前，朝夕出入觀焉，思古人之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。

獨仁不足以為君子，獨智不足以為君子，仁足以盡性，智足以窮理，而又通乎命，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。雖然，古之人不云乎：「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。」未有欲之而不得也。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，孰禦焉。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。

石門亭記

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，令朱君為之。石門者，名山也。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，留之山中，其石相望。君至而為亭，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，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，使記其作亭之意。

夫所以作亭之意，其直好山乎？其亦好觀遊眺望乎？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？其亦燕閑以自休息於此乎？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？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。廣大茂美，萬物附焉以生，而不自以為功者，山也；好山，仁也。去郊而適野，升高以遠望，其中必有概然者。《書》不云乎：「予耄遜於荒。」《詩》不云乎：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」夫環顧其身無可憂，而憂者必在天下，憂天下亦仁也。人之否也敢自逸？至即深山長谷之民，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，以求其疾憂，有其壅而不聞者乎？求民之疾憂，亦仁也。政不有小大，不以德則民不化服。民化服，然後可以無訟。民不無訟，令其能休息無事、優遊以嬉乎？古今之名者，其石幸在，其文信善，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，成仁之名而不奪其志，亦仁也。作亭之意，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鄞縣經遊記

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，余自縣出，屬民，使浚渠川，至萬靈鄉之左界，宿慈福院。戊寅，升雞山，觀磔工鑿石，遂入育王山，宿廣利寺。雨，不克東。辛巳，下靈岩，浮石湫之壑以望海，而謀作斗門於海濱，宿靈岩之旌教院。癸未，至蘆江，臨決渠之口，轉以入於瑞岩之開善院，遂宿。甲申，遊天童山，宿景德寺。質明，與其長老瑞新上石，望玲瓏岩，須猿吟者久之，而還食寺之西堂，遂行，至東吳，具舟以西。質明，泊舟堰下，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。過五峰，行十里許，復具舟以西，至小溪，以夜中。質明，觀新渠及洪水灣，還食普寧院。日下昃，如林村。夜未中，至資壽院。質明，戒桃源、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。凡東西十有四鄉，鄉之民畢已受事，而余遂歸云。

遊褒禪山記

褒禪山，亦謂之華山，唐浮圖慧褒，始舍於其址，而卒葬之，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，褒之廬冢也。距其院東五里，所謂華陽洞者，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。距洞百餘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滅，獨其爲文猶可識曰「花山」，今言華，如華實之華者，蓋音謬也。

其下平曠，有泉側出，而記遊者甚衆，所謂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問其深，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，謂之後洞。余與四人擁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進愈難，而其見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「不出，火且盡。」遂與之俱出。蓋予所至，比好遊者尚不能什一，然視其左右，來而記之者已少；蓋其又深，則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時，予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也。既其出，則或咎其欲出者，而予亦悔其隨之，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。

於是予有歎焉。古人之觀於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蟲魚、鳥獸，往往有得；以其求思之深，而無不在也。夫夷以近，則遊者衆；險以遠，則至者少；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；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隨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；有志與力，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惑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，於人爲可譏，而在己爲有悔；盡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無悔矣，其孰能譏之乎？此予之所得也。

予於仆碑，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，後世之謬其傳，而莫能名者，何可勝道也哉！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
四人者：廬陵蕭君圭君玉；長樂王回深父；予弟安國平父，安上純父。至和元年七月某日，臨川王某記。

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

臨川之州城橫溪上。西出，出城之上，有宮巋然。溪之沄沄，流過其下。東南之山，皆在其門戶窗牖之間者，曰祥符觀。觀之中有屋四注，深五十五尺，廣七十二尺，陛之高，居深十八分之一，楹二十有四，門兩夾窗，中像三，旁像二十有六者，曰三清殿。

用其師之說以動人，而能有此者，曰道士黎自新。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，而卒成此者，曰里之人鄧佺。佺之子表，故常與予遊。予之歸，表語其父之事，而乞余文，予不能拒

也。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，道士也，予力顧出道士之下，復何云哉！

揚州龍興講院記

予少時，客遊金陵，浮屠慧禮者從予遊。予既吏淮南，而慧禮得龍興佛寺，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。嘗出而過焉，庳屋數十椽，上破而旁穿，側出而視後，則榛棘出人，不見垣端。指以語予曰：「吾將除此而宮之。雖然，其成也，不以私，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。願記以示後之人，使不得私焉。」當是時，禮方丐食飲以卒日，視其居枵然。余特戲曰：「姑成之，吾記無難者。」後四年，來曰：「昔之所欲為，凡百二十楹，賴州人蔣氏之力，既皆成，盍有述焉？」噫！何其能也！

蓋慧禮者，予知之，其行謹潔，學博而才敏，而又卒之以不私，宜成此不難也。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，故其隆向之如此，非徒然也，蓋其學者之材，亦多有以動世耳。今夫衣冠而學者，必曰自孔氏。孔氏之道易行也，非有苦身窘形，離性禁欲，若彼之難也。而士之行可一鄉、才足一官者常少，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，則彼其所謂材者，寧獨禮耶？以彼之材，由此之道，去至難而就甚易，宜其能也。嗚呼！失之此而彼得焉，其有以也夫！

真州長蘆寺經藏記

西域有人焉，止而無所繫，觀而無所逐。唯其無所繫，故有所繫者守之；唯其無所逐，故有所逐者從之。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，則其言而應之，議而辯之也，亦不可為量數。此其書之行乎中國，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，而尚未足以為多也。

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，為高屋，建大軸兩輪，而棲匷於輪間，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。其募錢至三千萬，其土木丹漆珠璣，萬金之閎壯靡麗，言者不能稱也，唯觀者知焉。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，時也。知出之有命，興之有時，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，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，每至於此，蓋無足以疑。智福有才略，善治其徒眾，從余求識其成，於是乎書。

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

某自揚州歸，與叔父會京師。叔父曰：「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，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

堂庖廡，已又為閣，置九曜像其下，從吾乞汝文，記其年時，汝為之。」

臨川之城中，東有大丘，左溪水，水南出，而北並於江。城之東，以溪為隍，吾廬當丘上，北折而東百步，為祥符觀。觀岸溪水，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，可望也。某少時，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，以為溪山之佳，雖異州，樂也，況吾父母之州，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！雖其身去為吏，獨其心不須臾去也。今道士又新其居，以壯觀遊，閣焉，使遊者得以窮登望之勝，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，豈不重可樂邪？道士之所為，幾吾之所樂，而命吾文，又叔父也，即欲已，得邪？惜乎，安得與州之君子者遊焉，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！閣成之日，某年月日也。

撫州招仙觀記

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，始作者與其歲月，予不知也。祥符中嘗廢，廢四五十年，而道士全自明以醫遊其邑，邑之疾病者賴以治，而皆憂其去。人相與言州出材力，因廢基築宮而留之。全與其從者一人為留，而觀復興。全識予舅氏，而因舅氏以乞余書其復興之歲月。

夫宮室、器械、衣裳、飲食，凡所以生之具，須人而後具，而人不須吾以足，惟浮圖、道士為然。而全之為道士，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。其所以養於人也，視其黨可以無愧矣。予為之書，其亦可以無愧焉。故為之書。

慶曆七年七月，復興之歲月也。

廬山文殊像現瑞記

番陽劉定嘗登廬山，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，睹光明雲瑞，圖示臨川王某，求記其事。

某曰：「有有以觀空，空亦幻；空空以觀有，幻亦實。幻實果有辨乎？然則如子所睹，可以記，可以無記。記無記果亦有辨乎？雖然，子既圖之矣，余不可以無記也。」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、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目睹，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。

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

道之不一久矣，人善其所見，以為教於天下，而傳之後世。後世學者，或徇乎身之所然，或誘乎世之所趨，或得乎心之所好，於是聖人之大體，分裂而為八九。博聞該見有志之士，補苴調胹，冀以就完而力不足，又無可為之地，故終不得。

蓋有見於無思無為，退藏於密，寂然不動者，中國之老、莊，西域之佛也。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，故為其徒者，多寬平而不忮，質靜而無求，不忮似仁，無求似義。當士之誇漫盜奪，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，則超然高蹈，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，豈非所謂賢於彼，而可與言者邪？若通之瑞新，閩之懷璉，皆今之為佛而超然，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。此二人者，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，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，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，與之遊，忘日月之多也。

璉嘗謂余曰：「吾徒有善因者，得屋於漣水之城中，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，歸市匭而藏諸屋，將求能為文者為其書其經藏者之歲時，而以子之愛我也，故使其徒來屬，能為我強記之乎？」善因者，蓋常為屋於漣水之城中，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，予辭而不許者也。於是問其藏經之日，某年月日也。夫以二人者與余遊，而善因屬我之勤，豈有它哉？其不可以終辭，乃為之書，而並告之所以書之意，使鐫諸石。